

# 古閩南語幾個白話韻母的初步擬測

——兼論擬測的條件——

徐 芳 敏

## 一、前 言

### 1.1 閩南方言白話音的層次、年代、分佈情形與古閩南語的擬測

以閩南廈、漳、泉次方言白話韻母和上古、兩漢、魏晉、南北朝韻部作比較，找出兩者間的關連，從而確定白話韻母的層次、年代或分佈情形，這是筆者在博士論文（徐1991）階段的工作。接下來希望將工作範圍擴大到其他次方言——漳平、龍岩、大田、潮汕、海南<sup>①</sup>、雷州<sup>②</sup>、平南<sup>③</sup>、平陽<sup>④</sup>，進行同樣的探索<sup>⑤</sup>。在韻母的層次或分佈情形釐清之後，也

- ① 我們沿用自《漢語方言概要》（袁家驊等 1960：241）以來一般的看法，將海南劃歸閩南方言。
- ② 《漢語方言概要》（袁家驊等：同上）中，閩南方言還包括雷州半島部分地區所說的閩語。張振興（1986：204）引〈海康縣志·民俗志·言語〉「有東語，亦名客語案：卽雷州話，與漳、潮大類，三縣九所張氏原注：卽今海康、徐聞、遂溪三縣地鄉落通談此。」
- ③ 平南縣位於廣西省東南部，李玉（1989：1）指出：「嘉靖三十七年案：西元1558年，福建省漳州府……大族順西江遷往平南縣思介等地，至今已三百五十多年案：應為四百三十多年。」所以也屬於閩南方言。
- ④ 浙江溫州平陽縣的閩南語是明末由泉州移民帶來的（陸嘉美 1983：5）。太平天國時期，平陽有部分的閩南人，又流落到江蘇南部宜興、溧陽、長興一帶，於是有蘇南宜興閩南語（華湘蘇 1983：154）。
- ⑤ 廣東閩方言島——中山隆都、南朗、三鄉話，Bodman（1982：1-2）認為隆都、南朗屬於閩東方言，陳小楓（1992：199）則將隆都、南朗、三鄉一起劃歸閩南方言。關於閩語分區的問題，還可以作更進一步的研究，此處暫時不列入中山方言。

希望釐清聲母的層次或分佈情形。

另一方面，二十幾年前 Jerry Norman 教授擬測了古閩語的聲母、韻母、聲調。這個創舉，確實為閩語研究開拓了新視野與新天地。不過張光宇先生（1990：176）曾有很中肯的批評：「他把不同的音韻層次壓縮到同一個平面從而得出了相當不諧調的結論。」

二十幾年以後的現在，閩方言（包括閩南方言）的研究材料、成果陸續出版或重新影印，「層次」觀念也深植人心。如果能運用這些資源，在聲、韻母細密的整理分析上，重新擬測古閩語（目前從古閩南語開始），將是極有意義之事。擬測出來的結果，固然豐富了漢語、方言歷史音韻學的內容，對漢語史、方言史的研究，可能也具有相當的價值。

本文是一個嘗試。就閩南方言的三個白話韻母，作初步的擬測。

## 1.2 閩南方言三個白話韻母

閩南廈、漳、泉次方言有三個白話韻母 e/e/ö、e/ue/ö、ue/e/öe<sup>⑥</sup>。乍看之下，它們彼此「糾纏」：第一、二個韻母在廈門、泉州只算一個韻母，第一、三個韻母在漳州也沒有分別，第二、三個韻母廈門、漳州似乎開合互倒。必須把三地擺在一起，「從分不從合」，才分成現在這三個韻母。

這三個韻母的例字和分佈情形，我在博士論文中已經有所討論。當時根據的資料主要是 Douglas 編著的字典。近年來學術界不斷出版閩方言的調查報告（如《閩語研究》、《漳平方言研究》），或影印了版本較佳

⑥ 為方便起見，這裏沿用筆者博士論文（徐 1991）的辦法，以廈門／漳州／泉州的次序標寫及稱呼一個韻母，如 e/e/ö 即表示此韻母在廈門為 e、漳州為 e、泉州為 ö。ö、öe 等音標符號，襲自 Douglas (1873) 所著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下文將會討論其音值。ue 在字典中原作 oe，依漢語的習慣改作 ue。

的《彙音妙悟》、《十五音》，使得找尋各韻母所包括的字，更能得心應手。而從前所談到的情形，現在看來大致仍可以成立。

以下依照次序，逐一探索這些韻母的分佈情形，並作古韻母的擬測。附帶說明一點，從第二章開始，凡遇常用的方言報告、韻書或字典，均以簡稱名之，如《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簡稱概況、《普通話潮汕方言常用字典》簡稱普潮典、《彙音妙悟》簡稱彙音。所有簡稱與詳細書名的對照，詳見參考書目。

## 二、白話韻母 e/e/ö

### 2.1 e/e/ö 的分布情形

2.1.1 在閩南方言，這個韻母可能包括下列的字：（為便於討論，字的安排依中古韻攝。下同。）

蟹攝 哈開一 戴胎代袋埭<sup>⑦</sup> 災賽  
灰合一 餛<sup>⑧</sup> 推<sup>⑨</sup> 退偏<sup>⑩</sup> 碎罪<sup>⑪</sup>

⑦ 十五音稽韻、彙音科韻收有此字，十五音注「壅水為堰也。」廣韻代韻徒耐切「埭，以土塢水。」Dg, 收有 te<sup>2</sup>/ /同安 tō<sup>2</sup>, 注“a piece of land reclaimed from the sea.”泉州志「埭」tə<sup>2</sup>, 注「陳埭（地名）」(109括號內的數字為頁碼，以下同)

⑧ Dg 作 ɛte, 如「煎ɛtsian ɛte」“a cake fried with a little fat”等，綜合典將字寫作「氈」、「炭」(230)。增十五音稽韻「炭，麥糠案：字誤，應作糶。」十五音伽韻「炭，麥炭餠，又糶炭。」此字本字應為泉州志所列的「餛」ɛtə, 注「麪粉餛（麪粉炸成的餅）」(109)廣韻灰韻都回切「餛，餅也。」

⑨ 十五音稽韻、彙音科韻均載錄此字。Dg ɛthe/ /ɛthö, 泉州志「推」ɛthə, 注「把事情推掉」(109)。

⑩ Dg ɛle/ /ɛlö, 「ɛka 偏戲 hi<sup>2</sup>」“puppet-shows”。「傀儡」一詞閩東方言常見，如古田稱小孩為「傀 kœ。偏 loi。罔 ɛian」(差異：104)，福清同，惟「偏」作上聲 ɛloi (福清研究：82)。古田等地的 oi, 即對應本韻母（詳見 2.1.2 節），由此確定「偏」應為本韻母的字。

⑪ 概況附錄記載廈漳泉為 tse<sup>2</sup>/tse<sup>2</sup>/ɛtsɿ (39), Dg tse<sup>2</sup>/ /泉、同安 tsö<sup>2</sup>。

祭合三 脆<sup>⑫</sup>

果攝 戈合一 螺脧<sup>⑬</sup> 坐

止攝 脂合三 癢<sup>⑭</sup>

本字未定 〔短〕<sup>⑮</sup> 〔塊〕<sup>⑯</sup>

其中部分字已見我的論文（徐 1991：339-341），新增的部分字或來自與這個韻母相當的十五音稽、伽韻、彙音科韻的白話部分，或來自概況附錄、泉州志等資料。（不過 Dg 的 ö，概況附錄、泉州志等記為 r 或 ə。）另外還登錄了未確定本字的〔短〕〔塊〕，以方括弧表示。所有新增字，詳見各字的註解。（下同。）

2.1.2 由例字可知，這個韻母分佈在蟹攝一等開合口、果攝一等合口、止、蟹攝三等合口。閩東方言的情形幾乎完全相同，像福州 oy、福清 oi 韻母對應 e/e/ö 韻母，兩地韻母所收的白話字（福州音系：307、福州研究：143、福清研究：82），即限於蟹、果攝一等、止攝三等<sup>⑰</sup>。閩

⑫ 十五音稽、伽韻收有此字，Dg 廈門作 tshe<sup>2</sup>，泉州志 tshə<sup>2</sup>（112）。

⑬ 廣韻戈韻落戈切「手指文也」。綜合典有「脧」ㄍㄨㄟˊ（474），泉州志也有「脧」ㄍㄨㄟˊ（110）。「脧」、「螺」同音，「螺」屬於本韻母，「脧」也應屬於本韻母。

⑭ 閩方言對「人瘦」有兩種說法：閩東、閩北稱爲「癢」、閩南、莆仙稱爲「瘠」（差異：126）。但閩南的漳平既說「瘠」，也說「癢」（漳平研究：44，原字作「衰」）。廣韻脂韻所追切「癢，減也。」

⑮ 「短」是常見的訓讀字，十五音稽韻、彙音科韻並收有「短」，Dg <sup>2</sup>te/ /<sup>2</sup>tö 注“short”。普閩典（194）、泉州志（109）定爲「埭」，音可、義不甚合。

⑯ Dg te<sup>2</sup> “a place; a locality; a bit; a piece; ...a lump...” 陳章太、李如龍記錄「一座房子」其中「座」的說法，閩南即爲 te<sup>2</sup>/te<sup>2</sup>/tə<sup>2</sup>（差異：122）。此字陳、李照向來的寫法作「塊」，普閩典（194）、泉州志（109）作「埭」，普閩典或作「帶」。

⑰ 福州音系無蟹攝一等字。福清研究 oi 韻母項下，既包括對應 e/e/ö 韻母的白話字，也包括對應閩南 ui 韻母的字，如「雷」「梯」「瑞」（參考泉州志「雷」ㄌㄨㄟˊ、「梯」ㄊㄨㄟˊ：113、「瑞」ㄙㄨㄟˊ：114）。其中只有「梯」爲白話音，但福清研究此三字均爲白話音。這些字暫且不列入考慮。

南、閩東唯一不同的是前者多出了蟹攝三等祭韻合口「脆」字。

整個看來，e/e/ö 韻母的特點是：果攝限於一等，蟹攝有一、三等，止攝三等；蟹果止攝均為合口字，蟹攝還加上開口字。另外，除了少數兩三個字<sup>⑮</sup>，其餘都是舌尖 t 系（包括 l 母）、ts 系聲母。

## 2.2 古韻母的擬測

2.2.1 在十九世紀中葉的廈漳泉，Dg 記錄這個韻母為 e/e/ö。其中“ö is the same as the German ö.”(Dg: xi)，即國際音標的  $\phi$ 。現代情形仍然有些相似。據董同龢先生(1960: 998、3b)記錄廈門、漳州、泉州(晉江)是 e/e/ə，周長楫(1986: 72)調查福建境內閩南方言，「袋」字韻母廈門 e、泉州地區各縣(如同安、金門、惠安、永春)除晉江 e、餘均作  $\gamma$ ，漳州地區各縣(如長泰、龍海、平和、漳浦)除詔安  $\gamma$ 、餘均作 e。此外，四百年前——十六世紀初多明尼克教派的講道書 *Doctrina*，以西班牙文記錄了當時的漳州音<sup>⑯</sup>，Piet van der Loon (1966-7) 曾作過整理及解讀的工作。e/e/ö 韻母在 *Doctrina* 中讀 e 或 ei，如「胎」the<sup>⑰</sup> (Loon 1967: 145頁、9 行以下只列頁碼、行數)、「坐」tse (150、6)<sup>⑱</sup>、「塊」(原作「處」)te (161、5)以及「罪」tsei (153、4、161、4)。至於其他次方言的情形是：(為避免繁瑣，各地只舉幾個例字。下同。)

⑮ 福清研究載錄「改」<sup>2</sup>koi、「魁」<sup>2</sup>khoi、「愛」oi<sup>2</sup>，為 k 系聲母。

⑯ 嚴格的說，是漳州地區的海澄音 (Loon 1967: 132)。但海澄與漳州似乎在絕大部分的韻母上都相同 (Loon 同上: 131-132)，所以也能算成漳州音。

⑰ 原文均未標聲調。

⑱ 西班牙文記音作 che，此從 Loon 氏的轉寫。

表 1

地名	漳平 永福	菁城	龍岩 一	二
例字	袋 <sub>c</sub> tie(44) 退 <sub>thie</sub> <sup>ɿ</sup> (44) 坐 <sub>tsie</sub> <sup>ɿ</sup> (44)	<sub>c</sub> tie(207) <sub>thie</sub> <sup>ɿ</sup> (207) <sub>tsie</sub> <sup>ɿ</sup> (207)	推 <sub>c</sub> thie(174) 罪 <sup>ɿ</sup> tsie(174) 脆 <sub>tshie</sub> <sup>ɿ</sup> (174) 坐 <sup>ɿ</sup> tsie(174)	戴 <sub>tie</sub> <sup>ɿ</sup> (36) 罪 <sub>tsie</sub> <sup>ɿ</sup> (39) 坐 <sub>tse</sub> <sup>ɿ</sup> (29) 〔短〕 <sup>ɿ</sup> te(21)
韻母	ie	ie	ie	ie、e
三	大田 一	二	潮汕 潮州等地	海、陸豐
袋 <sub>te</sub> <sup>ɿ</sup> (70) 推 <sub>c</sub> thie(99) <sup>㉔</sup> 坐 <sup>ɿ</sup> tse(66) 〔短〕 <sup>ɿ</sup> tie(32)	袋 <sub>c</sub> tue(275) 偶 <sup>ɿ</sup> lue(275) 螺 <sub>c</sub> lue(275) 坐 <sup>ɿ</sup> tse(271) 〔短〕 <sup>ɿ</sup> tue(275) 〔塊〕 <sub>te</sub> <sup>ɿ</sup> (296)	罪 <sup>ɿ</sup> tsue(39) 坐 <sup>ɿ</sup> tse(29) 〔短〕 <sup>ɿ</sup> tue(21)	胎 <sub>c</sub> tho 退 <sub>tho</sub> <sup>ɿ</sup> 螺 <sub>c</sub> lo 〔短〕 <sup>ɿ</sup> to	<sub>c</sub> the(459) <sub>the</sub> <sup>ɿ</sup> (186) <sub>le</sub> (569) <sub>te</sub> <sup>ɿ</sup> (527)
ie、e	ue、e	ue、e	o	e
海南 <sup>㉔</sup> (文昌)	雷州 <sup>㉔</sup> (海康)	平南 <sup>㉔</sup>	平陽	
袋 <sub>c</sub> ?de(382) 坐 <sub>tse</sub> <sup>ɿ</sup> (153) 鵬 <sub>c</sub> le(325)	袋 <sub>c</sub> te(270) 退 <sub>the</sub> <sup>ɿ</sup> (270) 鵬 <sub>c</sub> le(270) 〔塊〕 <sub>te</sub> <sup>ɿ</sup> (270)	螺 <sub>le</sub> (3)	袋 <sub>tɿ</sub> <sup>ɿ</sup> (206) 胎 <sub>c</sub> thɿ(206) 螺 <sub>c</sub> lɿ(207) 坐 <sup>ɿ</sup> tsɿ(207)	
e	ɛ	ɛ	ɿ	

† 表中每個例字後括號內的數字是此字在語料裏的頁碼。下同。

這裏並說明各地語料的來源，如「漳平——漳平研究」表示漳平語料採自漳平研究。漳平——漳平研究，龍岩一——龍岩市、二——概況附錄、三——一致性、差異，大田一——大田縣、二——概況附錄，潮汕——普潮典，海南（文昌）——海南典，雷州（海康）——海康記略，平南——平南話，平陽——平陽研究。

㉔ 原作 <sub>c</sub>thie，但龍岩 ie 韻母為假攝字，如「茶」、「家」（龍岩市：167），故 ie 應為 ie 之誤。

㉔ 海南除海南典所據文昌音外，海口（海口方言：18，「袋」「〔短〕」「坐」等字）、澄邁（澄邁方言：146，「坐」「螺」等字）、萬寧（萬寧方言：16，「螺」「坐」；4，「脆」等字）並為 e 韻母，只有樂會 e、ie 兩見（樂會方言：35，「螺」<sub>c</sub>le；36，「坐」<sub>tsie</sub><sup>ɿ</sup>）。這裏即以文昌來代表。

㉔ 遂溪話韻母也是 ɛ，如「袋」<sub>c</sub>te、「螺」<sub>c</sub>le、「〔短〕」<sup>ɿ</sup>te（Suixi：160）。

㉔ 平南只有「螺」字見於聲韻配合表中，並且未標聲調。

2.2.2 這個韻母在各地的主要元音均為次高元音 e 或 o、ɿ，以及 Dg 記錄的  $\phi$ 。海康、平南雖然是次低元音  $\epsilon$ ，但  $\epsilon$  實在是廈漳泉 e/e/ö、e/ε 韻母<sup>26</sup> 合流的結果。例如 e/ε 韻母有「茶」「債」二字，海康  $\epsilon$  韻母（海康記略：304）也有；「加」「紗」二字也出現在平南  $\epsilon$  韻母（平南話：3）中。等於說漳州  $\begin{matrix} e \\ \epsilon \end{matrix}$  海康平南  $\epsilon$ ，加上海康、平南沒有 e 韻母， $\epsilon$  可以歸為 e 音位，和閩南各地一致。

在閩南以外，主要元音為半高元音的趨勢仍然時有所見，如尤溪方言<sup>27</sup>：

	城關	街面	西洋	湯川	中仙	新橋
坐(319)	s $\phi^2$	<sup>c</sup> tsɿ	sue <sup>2</sup>	θɿ <sup>2</sup>	θ $\phi^2$	tsui <sup>2</sup>
〔短〕(324)	<sup>c</sup> t $\phi$		<sup>c</sup> tue	<sup>c</sup> tɿ	<sup>c</sup> t $\phi$	<sup>c</sup> tui
韻母	$\phi$	ɿ	ue	ɿ	$\phi$	ui

莆田方言和尤溪城關、中仙話相同，「〔短〕」「戴」「袋」「推」「賽」「坐」等字韻母也是  $\phi$ （概況上册：372），正好相當於 Dg 的 ö。而閩東方言的韻書《戚林八音》，其中和 e/e/ö 韻母對應的是催韻，陳澤平（1984：95）擬測《戚林八音》的韻母，將催韻擬作 \*oi。

2.2.3 現在來擬測閩南的古韻母。假設古韻母也是 \*oi，既能合於各地主要元音是次高元音的普遍趨勢，也能解釋 *Doctrina* 所記漳州 ei、Dg 所記泉州 ö（下文(1)c、b）。整個看來，閩南地區的演變過程如下：

- (1)
- |  |           |           |          |
|--|-----------|-----------|----------|
|  | 複元音<br>簡化 | 元音展<br>唇化 | 元音<br>央化 |
|--|-----------|-----------|----------|
- a. 廈門、泉州晉江 \*oi →  $\phi$  → e
- b. 泉州地區（除晉江）、平陽 \*oi →  $\phi$  → ɿ(ə)<sup>28</sup>
- $\phi$  來自音科韻、Dg 所記泉州  
 ɿ(ə)<sup>28</sup> 現代泉州

<sup>26</sup> 詳見我的博士論文 e/e 韻母節（徐 1991：342-346）。

<sup>27</sup> 尤溪資料來自尤溪縣。除城關、街面等話，另外有洋中話。但洋中話應屬閩東方言（尤溪縣：339）。下文會說明閩東方言的情形，此處從略。

<sup>28</sup> 張振興《臺灣閩南方言記略》（1983：30、註2）指出「泉州音的〔ɿ〕實際音值介乎〔ɿ〕和〔ə〕之間，但更接近於〔ə〕，以往記泉州音的材料裏也多標為〔ə〕。」

	主要元音 展唇化 o→e/_i	複元音 簡化	產生 介音 i β→i/_e	產生 介音 u (?)	元音 圓唇化
c. 漳州地區、 平南	*oi	→ ei	→ e		
		<i>Doctrina</i> 所 記漳州、十 五音稽韻	十五音伽 韻、現代 漳州		
海南、雷州	*oi	→ ei	→ e		
d. 漳平、龍岩	*oi	→ ei	→ e	→ ie	
e. 大田	*oi	→ ei	→ e	→ ue	
f. 潮汕地區	*oi	→ ei	→ e	→ o	潮州等地
		海、陸豐			

#### 2.2.4 以下是演變過程的補充說明。

**漳平、龍岩** 漳平永福無 e 韻母（漳平研究：19），所以 ie 韻母的 i 介音是後起的——漢語方言不乏在 e 前產生介音 i 的例子。至於漳平菁城，有 e 韻母。不過根據例字「耙」「馬」「茶」「家」（同上：202）來看，這個韻母對應於廈漳泉 e/ε 韻母（參相徐1991：342 即收有此四字），原先應如漳州是 ε<sup>29</sup>，等於說也沒有 e 韻母。龍岩的情形類似，e 韻母正進行 e→ie 的過程。因此表 1 中，龍岩「坐」在不同記錄裏，有 -e、-ie 兩讀，「〔短〕」亦然。

**大田** 表 1 的大田也有 ue、e 兩讀，但目前還不能確定為 e「產生介音 u」。因為下文(8) e 中，\*iei 的現代反映 e 沒有異讀。大田的情形究竟如何？也許等日後和其他相關的白話韻母一起作解釋。

**潮汕** 這裏假設海、陸豐保存 e，潮州等地變為 o，是考慮到(8) f 有 ei→oi 的演變（詳見 4.2.4 節潮汕部分的討論）。從 ei 到 oi，海、陸豐 潮州等地然基於異化作用：e→o/\_i，但顯然 e→o 與 ei→oi 也是圓唇化的結果。

<sup>29</sup> 菁城另有 ε 韻母。但此韻母如「百」「麥」「冊」「嚇」都是入聲字（漳平研究：202），並對應廈漳泉 eʔ/εʔ 韻母（參看徐 1991：509 收有前三字），等於是從 εʔ 演變而來。



此外，關於廈門、漳州在現代同爲 e，卻經過不同的演變；以及廈門韻書《八音定訣》的西韻（即 e 韻母），泉州韻書彙音科韻，詳見 3.2.4 節的討論。漳州的部分，*Doctrina* 還記有 e 韻母，以及十五音稽、伽韻的情形，4.2.4 節也有討論。

### 三、白話韻母 e/ue/ö

#### 3.1 e/ue/ö 的分佈情形

3.1.1 這個韻母可能包括下列的字：

止攝	支開三	皮被
	支合三	髓吹炊筆垂睡
	脂開三	糜 <sup>⑩</sup>
	脂合三	葵揆 <sup>⑪</sup>
	微合三	飛尾未
蟹攝	泰合一	薈會
	灰合一	背褙坯（胚）配賠培倍背佩焙 <sup>⑫</sup> 媒妹 <sup>⑬</sup> 詼灰回茴 <sup>⑭</sup>
	祭合三	綴歲贅稅
	廢合三	柿穢 <sup>⑮</sup>

⑩ 十五音糜韻、彙音科韻收有「糜」字，譯寫爲音標  $\_mu\bar{e}$ 、 $\_b\bar{o}$ ， $Dg\_be$ /漳浦  $\_mue$ /同安  $\_b\bar{o}$ 。

⑪ 綜合典「揆」廈門舊音、語音  $\_dze$  (575, 1363)，廈門音  $\_le$  (575)，漳音  $\_dzue$  或  $\_lue$  (575, 1363)，泉、同安音  $\_dz\gamma$  (1363)，注「用手腳的平面半壓半擦拭。」(575) 普閩典「揆」 $\_le$  (666)，十五音檜韻也有「揆」，泉州志「揆」 $\_la$  (110)。廣韻脂韻儒佳切「揆，摧也，俗作揆。」集韻儒佳（原誤作「佳」）切「兩手相切摩，或作揆、搨。」

⑫ 十五音檜韻、彙音科韻載錄此字。 $Dg$ 「焙」 $pe^2$ ，泉州志「焙」 $pa^2$  (109)。

⑬ 「妹」見於十五音糜韻、彙音科韻。（但十五音似有訛亂，增十五音始列於下上。）綜合典廈門  $be^2$ 、漳州  $mue^2$  (212)，泉州志  $b\bar{e}^2$  (109)。

⑭ 十五音檜韻、彙音科韻均載錄「茴」字，注「茴香」。（惟彙音字誤作「苜」。）

⑮  $Dg$ 「穢」 $e^2/ / \bar{o}^2$ ，十五音檜韻也有「穢」，泉州志  $\bar{e}^2$  (110)。

果攝 戈合一 菠鍋餛果過科<sup>③⑥</sup> 蔞課夥伙貨和高<sup>③⑦</sup> 倭<sup>③⑧</sup>

戈合三 癩

本字未定 〔尋〕<sup>③⑨</sup> 〔髻〕<sup>④⑩</sup>

與筆者論文(1991: 347-350)所刊載的字相較，新增字多來自十五音檜韻(ue)、糜韻(uě)、彙音科韻。

3.1.2 這個韻母大的特色是充分表現了止、蟹、果攝一、三等合口字合流。(支脂開口為唇音字，可不計。)上文 e/e/ö 韻母和這個韻母都出現在蟹攝一、三等、果攝一等、止攝三等合口。不過前者還包括蟹攝一等開口，後者另有果攝三等合口。(這部分只見「癩」字，可能由文讀混入，見 3.2.2 節。)兩者的分佈情形相似，令人懷疑它們經過了大致相同的形成過程：蟹攝一、三等與止攝三等合流，果攝一等也加入行列。事實上止蟹攝合口字的合流，原來就是漢語方言常見的現象。閩南方言特殊的地方在於果攝也朝止蟹攝的方向演變。

### 3.2 古韻母的擬測

3.2.1 這個韻母 Dg 寫作 e/ue/ö，轉寫成國際音標的 e/ue/ø。董同龢先生(1960: 998、3c)的記錄是 e/ue/ə，在周長楫(1986: 73)的調查中，屬於這個韻母的「賠」「皮」「稅」三字，廈門、晉江讀 e 韻母，其餘泉州地區各縣讀 r，漳州地區各縣讀 ue(「稅」平和 ue)。四百年前的 *Doctrina*，漳州「尾」bue(175、9)、「歲」hue(169、1)、「果」為「餛」之誤? kue(184、12)、「過」kue(157、8)、「〔尋〕」tshue(169、4)，也是 ue 韻母。閩南其他次方言情形如下：

③⑥ 十五音檜韻、彙音科韻均見，泉州志「科」 $\text{c}kh\text{ə}$  (109)，Dg  $\text{c}khe/ / \text{c}kh\text{ö}$ 。

③⑦ Dg「高」 $\text{c}e/ / \text{c}\text{ö}$ ，注「蔞  $\text{c}ta\eta$  蔞菜  $\text{tshai}^2$ 」“parsley”。此字福州音  $\text{c}uo$  (福州研究: 149)，福州文讀韻母 uo 對應閩南 e/ue/ö 韻母果攝的一部分(詳 3.2.2 節)，因此確定「高」字屬於 e/ue/ö 韻母。

③⑧ Dg「倭」 $\text{c}e/ / \text{c}\text{ö}$ ，泉州志  $\text{c}\text{ə}$  (110)，十五音檜韻也收有「倭」字。

③⑨ 「〔尋〕」為訓讀字，本義即「尋找」。十五音檜韻、彙音科韻均寫作「尋」，Dg  $\text{tshe}^2/\text{tshue}^2/\text{tshö}^2$ 。

④⑩ 「〔髻〕」在十五音檜韻、彙音科韻均可見，一般寫作「髻」，Dg  $\text{ke}^2/\text{kue}^2/\text{kö}^2$ 。惟 e/ue/ö 應為合口字韻母，「髻」開口字，義合音否。

表 2

地名	漳平 永福	菁城	龍岩 一	二
例字	止蟹攝 皮 <sub>c</sub> phie(44) 飛 <sub>c</sub> pie(44) 媒 <sub>c</sub> bie(44) 果攝 火 <sup>c</sup> hue(45) 貨hue <sup>?</sup> (45) 癩 <sub>c</sub> khue(44,185)	<sub>c</sub> phue(207) <sub>c</sub> pue(207) <sub>c</sub> bue(207) <sup>c</sup> hue(207) hue <sup>?</sup> (207)	皮 <sub>c</sub> phue(173) 灰 <sub>c</sub> hue(174) 歲hue <sup>?</sup> (174) 稅sie <sup>?</sup> (174)	炊 <sub>c</sub> tshue(108) 飛 <sub>c</sub> pue(3) 歲hue <sup>?</sup> (130) 稅sie <sup>?</sup> (8) 過kue <sup>?</sup> (15) 火 <sup>c</sup> hue(77) 〔髻〕kue <sup>?</sup> (112)
韻母	止蟹攝 ie 果攝 ue	ue	ue、ie	ue、ie
三	大田	潮汕	海南 文昌 <sup>④②</sup>	
炊 <sub>c</sub> tshie(30) 飛 <sub>c</sub> pue(4) 背pie <sup>?</sup> (121) 餽 <sup>c</sup> kue(25) 癩 <sub>c</sub> khue(7) 〔尋〕tshie <sup>?</sup> (99)	止蟹攝 皮 <sub>c</sub> phue(275) 糜 <sub>c</sub> bue(293) 歲 <sup>c</sup> hue(284) 果攝 鍋 <sub>c</sub> ɿ(272) 果 <sup>c</sup> kue(275) 餽 <sup>c</sup> kue(293) 火 <sup>c</sup> hue(275) 貨hɿ <sup>?</sup> (272) 癩 <sub>c</sub> khɿ(272)	飛 <sub>c</sub> pue(35) 綴tue <sup>?</sup> (347) 鍋 <sub>c</sub> ue(228) <sup>④①</sup> 餽 <sup>c</sup> kue(549) 貨hue <sup>?</sup> (435) 癩 <sub>c</sub> khue(484)	被Φue <sup>?</sup> (341) 稅tue <sup>?</sup> (373) 火 <sup>c</sup> hue(252) 過kue <sup>?</sup> (122) 癩 <sub>c</sub> xue(340)	
ue、ie	止蟹攝 ue 果攝 ue、ɿ	ue	ue	
海口	樂會	雷州 <sup>④③</sup> (海康)	平南	平陽
皮 <sub>c</sub> phui(40) 稅tui <sup>?</sup> (40) 歲hui <sup>?</sup> (40) 過kui <sup>?</sup> (40) 火 <sup>c</sup> hui(40) 癩 <sub>c</sub> khui(40)	皮 <sub>c</sub> phie(33) 飛 <sub>c</sub> bie(36) 歲hie <sup>?</sup> (34)	飛 <sub>c</sub> pue(272) 炊 <sub>c</sub> tshue(272) 灰 <sub>c</sub> hue(272) 果 <sup>c</sup> kue(272) 火 <sup>c</sup> hue(272) 貨hue <sup>?</sup> (272)	飛puoi(4) 賠phuoi(4) 過kuoi(4) 火huoi(4) <sup>④④</sup>	皮 <sub>c</sub> phɿ(205) 灰 <sub>c</sub> xɿ(206) 會xɿ <sup>?</sup> (207) 果 <sup>c</sup> kɿ(207) 和 <sub>c</sub> xɿ(207)
ui	ie	ue	uoi	ɿ

† 漳平、龍岩一、二、三、潮汕、海南文昌、雷州(海康)、平南、平陽語料來源同表1。其餘是：大田——大田縣，海南海口——海口方言，樂會——樂會方言。

(註④①~④④見下頁)

3.2.2 各地次方言在止蟹攝部分的韻母大都是 e、ɿ、ie 或 ue。(海康將廈漳泉 e/ue/ö、ue/ue<sup>④⑤</sup> 合為一個 ue 韻母。由於另外沒有 ue 韻母，ue 可歸為 ue。) 還有海口的 ui，平南的 uoi。值得注意的是果攝，漳平永福方言止蟹攝為 ie、果攝為 ue，分別的很清楚<sup>④⑥</sup>。大田方言止蟹攝 ue，果攝 ue、ɿ 兩見。

為什麼會有這些現象？原因在於果攝的一個文讀韻母混入白話韻母。在閩東方言，果攝文讀韻母有兩個，一個包括歌韻、戈韻一等，一個包括戈韻一等、三等。前者福州 o（福州音系：297）、福清 o（福清研究：53），相當於《戚林八音》歌韻，並對應廈漳泉文讀韻母 o；後者兩地皆是 uo（福州音系：302，福清研究：同上），相當於過韻，在廈漳泉沒有對應的韻母。另一方面，閩東有白話 uoi 韻母，和閩南 e/ue/ö 韻母相對應。閩東文讀韻母 uo、白話韻母 uoi，在閩南廈漳泉等地合流。漳平永福果攝和止蟹攝韻母不同，顯示果攝白話韻母往文讀韻母的方向演變，所以和止蟹攝有所距離。大田則顯示文讀、白話韻母並未合流的情形：

④ 原字作「塢」。

④② 除文昌以外，澄邁（如「皮」「飛」「髓」「歲」「果」「火」等字，澄邁方言：135-136, 146）、萬寧（如「皮」「飛」「歲」「果」「火」等字，萬寧方言：16）均讀 ue 韻母，此處但舉文昌的例字。

④③ 遂溪也讀 ue 韻母，如「飛」<sub>ɿ</sub>pue（Suixi：149）、「歲」hue<sup>2</sup>（187）、「髓」<sub>ɿ</sub>tshue（173）、「貨」hue<sup>2</sup>（187）。雷州半島其他地區可能相同，但電白（電城）似乎讀 oi，見雷州半島一文記錄的「灰」、「歲」二字（214、no 37、42）。

④④ 以上四字原見於聲韻配合表中，未列聲調。

④⑤ 關於 ue/ue 韻母，參看我的論文（徐 1991:397-398）。

④⑥ 在止蟹攝找到的二十五個字中，有二十三個字韻母是 ie、兩個字（「糜」、「歲」）ue。除「糜」、「歲」等字，蟹攝雖然有 ue，卻屬於文讀韻母（漳平研究：186），止攝 ue 也應屬於文讀韻母，如「飛」白讀 <sub>ɿ</sub>pie：文讀 <sub>ɿ</sub>hue（漳平研究：44）。果攝九個字，韻母都是 ue。

	止蟹攝 白話韻母	果攝 白話韻母	文讀韻母
漳州	ue	ue	ue
漳平永福	ie	ue	ue
大田	ue	ue	ɿ
福州 福清	uoi	uoi	uo

由大田來看，現代閩南果攝白話韻母 e/ue/ö 中，下列的字可能原屬於文讀韻母，因為白話、文讀韻母合併，而混入白話韻母：

	閩南	閩東	
	廈漳泉	大田 <sup>④⑦</sup> 福清 <sup>④⑧</sup>	
鍋	<sub>c</sub> e/ <sub>c</sub> ue/	<sub>c</sub> ɿ	
過	ke <sup>ɿ</sup> /kue <sup>ɿ</sup> /kö <sup>ɿ</sup>	kɿ <sup>ɿ</sup>	kuo <sup>ɿ</sup>
科	<sub>c</sub> khe/ <sub>c</sub> khue/ <sub>c</sub> khö	<sub>c</sub> khɿ	<sub>c</sub> khuo
課	khe <sup>ɿ</sup> /khue <sup>ɿ</sup> /khö <sup>ɿ</sup>	khɿ <sup>ɿ</sup>	khuo <sup>ɿ</sup>
貨	he <sup>ɿ</sup> /hue <sup>ɿ</sup> /hö <sup>ɿ</sup>	hɿ <sup>ɿ</sup>	huo <sup>ɿ</sup>
癩	<sub>c</sub> khe/ <sub>c</sub> khue/	<sub>c</sub> khɿ	<sub>c</sub> khuo
高	<sub>c</sub> e/ / <sub>c</sub> ö		<sub>c</sub> uo <sup>④⑨</sup>

3.2.3 對這個韻母的擬測，最方便的辦法是 \*uoi，這也和閩東方言 uoi 韻母在四百年前的情形相同<sup>⑤⑩</sup>。以下是閩南各地的演變過程：

④⑦ 大田例字見於大田縣（272）。

④⑧ 福清例字見於福清研究（80）。

④⑨ <sub>c</sub>uo 音見福州研究（149）。

⑤⑩ uoi 相當於《戚林八音》的杯韻，杯韻擬音即為 uoi（陳澤平1984：94）。

- (2)
- |  |                                     |           |           |          |
|--|-------------------------------------|-----------|-----------|----------|
|  | 異化，丢失<br>介音 u<br>u→ $\emptyset$ /_o | 複元音<br>簡化 | 元音<br>展唇化 | 元音<br>央化 |
|--|-------------------------------------|-----------|-----------|----------|
- a. 廈門、泉州晉江 \*uoi → oi →  $\emptyset$  → e
- b. 泉州地區（除晉江）、平陽 \*uoi → oi →  $\emptyset$  → r(ə)  
變音科韻、Dg 所記泉州 現代泉州
- |  |                       |           |            |           |                                 |
|--|-----------------------|-----------|------------|-----------|---------------------------------|
|  | 主要元音<br>展唇化<br>o→e/_i | 複元音<br>簡化 | 丢失<br>介音 u | 複元音<br>簡化 | 產生<br>介音 i<br>$\emptyset$ →i/_e |
|--|-----------------------|-----------|------------|-----------|---------------------------------|
- c. 漳州地區 \*uoi → uei → ue  
Doctrina 所記漳州、十五音韻、廢韻、現代漳州
- 漳平菁城、龍岩<sup>⑤1</sup>、大田、潮汕地區、海南文昌、雷州<sup>⑤2</sup> \*uoi → uei → ue
- d. 海南海口 \*uoi → uei → ui
- e. 漳平永福（止蟹攝）、海南樂會 \*uoi → uei → ei → e → ie
- |  |               |  |             |
|--|---------------|--|-------------|
|  | 與 uo 韻<br>母合流 |  | 主要元音<br>展唇化 |
|--|---------------|--|-------------|
- f. 漳平永福（果攝） \*uoi }  
 \*uo<sup>⑤3</sup> } uo → ue
- g. 平南 \*uoi uoi

⑤1 龍岩有幾個字讀 ie 韻母，是不是表示 ue 朝 ie 的方向演變？或者其他的原因？因為資料不夠多，沒法下定論。

⑤2 註④9提到雷州電白話「灰」「歲」二字韻母是 oi。從雷州半島（214-215）的記錄來看，電白無 oi 韻母，oi 可歸作 oi；也許由 \*uoi→oi 演變而來。

⑤3 \*uo 是暫時沿用閩東文讀 uo 韻母（《戚林八音》過韻）的擬音（陳澤平 1984：98）。

3.2.4 對於古韻母的演變，還需要有些補充，下文分地區來作說明。

廈門 在上個世紀五口通商開埠以前，廈門「本來隸屬同安，它的方言當然還是泉屬同安話的系統。在泉州各縣的方言中，同安腔恰好是介乎泉漳之間的一種土話。」（概況：9）。e/e/ö、e/ue/ö 韻母中，廈門、泉州的情形比較一致，泉州晉江並且與廈門同為 e 韻母，顯示廈、泉可能經過相似（或相同）的演變。這一點在(1) a、b、(2) a、b 假設的演變過程中，表現了出來。也因此，(1)a 廈門、泉州晉江與 c 漳州、平南，雖然現代都是 e，仍然假設它們經歷不一致的演變過程。

光緒二十年（1894年）出版的廈門韻書《八音定訣》<sup>④</sup>，以及前兩年（1892年）出版、盧翹章編著的廈門羅馬字拼音方案《一目了然初階》，對 e/e/ö、e/ue/ö 韻母有不同的處理。據李如龍先生（1981：114-5）的描述，廈門 e 韻母即《八音定訣》西韻、《一目了然初階》裔韻，泉州 ö 韻母（彙音科韻）即《八音》飛韻、《初階》說韻（此書羅馬字標音同於 Dg，作 ö）。《八音》將飛韻算成廈門音，《初階》則注為「泉」音。同樣的情形還有泉州 öe 韻母（彙音雞韻）、ü 韻母（彙音居韻）。李先生（1981：114）說：「泉州音的居、科、雞三韻《初階》不認為是廈門音，《八音》則列為廈門韻母。這三個韻在現代的同安話裏還存在，可能是當時的廈門人當中有一派口音和同安音更接近。」然則在十九世紀的廈門，雖然 e、ö 並存，Dg、盧翹章可能仍以 e 為廈門音，源自泉州的 ö 依然還給泉州。

至於廈、泉甚至加上漳音一起在廈門出現，當然是漳、泉移民大量湧

<sup>④</sup> 李如龍先生（1981：112）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它所根據的是廈門音。」洪惟仁先生（1993a：3）認為「若為廈門音，則當是非常早期的廈門音，當時漳、泉音同時存在於廈門，尚未融合成『廈門腔』，易言之，廈門話尚未定型。」

入廈門，把口音也帶來的結果<sup>55</sup>。

泉州 上文屢次提到 e/ue/ö、e/ue/ö 韻母相當於泉州韻書彙音的科韻。許多學者都構擬過彙音的音系，科韻的構擬是：

王育德 (1970 : 7)	李如龍、陳章太 (1982 : 356)
ə	ɿ
王爾康 (1983 : 291)	樋口靖 (1983 : 13)
ɿ	ə
黃典誠 (1983 : 2)	陳永寶 (1987 : 28)
ə[ɿ] <sup>56</sup>	ə
姚榮松 (1988 : 268)	洪惟仁 (1993b : 47)
ɿ	ə

他們的擬音大致與現代泉州音相當。本文將科韻構建為  $\phi$ ，主要基於 Dg 的記錄<sup>57</sup>。這本字典的作者 Rev. Carstairs Douglas (中譯名杜嘉德) 於咸豐五年 (1855年) 前來廈門傳教。十幾年後，同治十二年 (1873年) 出版了 Dg 一書。杜氏在當時聽到的 ö ( $\phi$ )，現代閩南周邊的莆田方言、尤溪方言 (見上文 2.2.2 節) 仍可以聽到。而由 \*oi 或 \*uoi 演變至  $\phi$ 、再變為 ɿ (ə)，整個過程可能相當合宜。至於在溫州平陽、寧德碗窯，這個韻母讀作 ɿ，與泉州一致，應該也經過了  $\phi \rightarrow ɿ$  的演變<sup>58</sup>。

漳平永福 (止蟹攝)、海南樂會 從 \*uoi 在整個閩南地區的演變來看，現代的漳州、大田、潮汕、海南文昌、雷州等地，以及十九世紀的泉州等

<sup>55</sup> 李先生 (同上 : 117) 引用民國三十七年 (一九四八年) 的人口統計，廈籍人口只有六萬，漳泉移民倒有九萬。

<sup>56</sup> ə 為拉丁字母，ɿ 為其音值。

<sup>57</sup> 《一目了然初階》也作 ö。不過盧氏的羅馬字只是承自 Dg，或如實記音？筆者未見原書，無法推斷。

<sup>58</sup> 李如龍、陳章太 (1982 : 356) 指出：彙音科韻老輩讀 ɿ、中年人讀 ə、青年人讀  $\phi$ 。乍看之下，年輕一代反而讀同 Dg 的記音。其實這是向福州音靠攏的結果，李、陳二位 (同上 : 364) 說：「碗窯話的語音變化表現為“隨大流”，直接向福州話看齊。」對應於泉州 ɿ 韻母的是福州 əy 韻母。



地，或者保留合口介音，或者保存圓唇成分。只有漳平永福（止蟹攝）、海南樂會把合口介音丟掉，這可能是不規則的演變。

**平南** 平南在明代屬於漳州方言區，但是漳州等方言所經歷過的展唇化 \**uoi*→*uei*，平南卻沒有發生。比較 (1)c \**oi*→*ei* 和此處 (2)g *uoi*，可以想見是合口介音 *u* 阻止了展唇化。

## 四、白話韻母 *ue/e/öe*

### 4.1 *ue/e/öe* 的分布情形

4.1.1 這個韻母相當於十五音稽韻、彙音雞韻，可能包括下列的字：

止攝	支開三	嘗
蟹攝	哈開一	改
	灰合一	杯
	佳開二	稗買賣孀街解喫挨矮鞋蹊蟹釵
	皆開二	階界疥
	祭開三	藝 <sup>⑤</sup>
	齊開四	剗 <sup>⑥</sup> 批底抵體替刷 <sup>⑥</sup> 蹄題地遞第犁禮雞溪契倪妻齊 穉洗細竊
遇攝	模一	做（作）錯
	魚三	貯苧鑪初梳疏蔬所黍

⑤ 十五音稽韻「藝，才拔業也。」增十五音「有才有技。」彙音雞韻也登錄此字。泉州念 *gue<sup>2</sup>*「做藝（消遣）」(112)，Dg 廈門音 *gue<sup>2</sup>*，綜合典漳音 *ge<sup>2</sup>* (803)。

⑥ 此字在我的論文中作「剗」(1991: 392)，今據《潮汕方言詞考釋》(李新魁、林倫倫 1992: 170) 改作「剗」。集韻齊韻篇迷切「剗，削也。」

⑥ 集韻齊韻天黎切「刷，削也。」普聞典廈音「刷」*ɛtue*「把木料的表面刮平；刨。」(762) 如「刷刀 *ɛto*」。Dg 泉音 *ɛthöe* “to plane”，泉州志「刷 *ɛthue* 刀（刨刀）」(111)。

本字未定 〔會〕<sup>⑥2</sup> 〔易〕<sup>⑥3</sup>

4.1.2 從字的分佈情形看，ue/e/öe 限於開口字（灰韻「杯」爲唇音字），較集中於二、四等，並且限於蟹攝。（止攝只有「醫」，遇攝實爲另一白話韻母，詳4.2.2節。）

## 4.2 古韻母的擬測

4.2.1 這個韻母Dg記爲ue/e/öe，即ue/e/øe；董同龢先生(1960：999、5b)則作 ue/e/ue。而「買」「雞」二字經周長楫調查，廈門、泉州地區各縣市讀 ue 韻母。漳州地區長泰也讀 ue，漳州、龍海等六縣市讀 e（平和 e），漳浦 iei，雲霄、詔安 ei。另外，*Doctrina* 記載十六世紀初的漳州是 ei 或 e 韻母，如「改」kei (157、11) ke (186、6)、「賣」bei (154、9)、「解」kei (158、4) ke (176、5)、「矮」ei (127) e (127)、「第」tei (153、4)、「禮」lei (151、5)、「妻」tshei (151、9)、「細」sei (164、6)、「〔會〕」ei (162、11) 等。李如龍、陳章太 (1982：357) 調查泉州方言島碗窯話，發現碗窯讀 re。「“雞”案：指彙音雞韻的古讀〔re〕唯獨保留在碗窯，其餘各點混入“杯”案：指杯韻〔ue〕。」洪惟仁先生 (1993b：45) 也指出：「山區泉州腔，如臺灣的瑞芳、汐止、平溪、坪林、三峽、鶯歌、林口、溪湖、芬園、社口等安溪腔有複元音 æ，如『雞』kæ、『初』tshæ。」至於其他地區是：

⑥2 十五音稽韻、彙音雞韻並收有「會」，此爲訓讀字。Dg ue<sup>2</sup>/e<sup>2</sup>/øe<sup>2</sup> “able; can; to be able.”

⑥3 十五音稽韻、彙音雞韻收有「易」，也是訓讀字。Dg kue<sup>2</sup>/ke<sup>2</sup>/køe<sup>2</sup> “easy; quickly.”

表 3

地名	漳平 永福	菁城	龍岩	大田	潮汕 潮州等地
例字	買 <sup>c</sup> bei(45) 鞋 <sub>c</sub> ei(45) 雞 <sub>c</sub> kei(45) 細sei <sup>2</sup> (45)	<sup>c</sup> bie(207) <sub>c</sub> ie(207) <sub>c</sub> kie(207) sie <sup>2</sup> (207)	買 <sup>c</sup> bie(174) 街 <sub>c</sub> khie(174) <sub>c</sub> kie 矮 <sup>c</sup> ie(174) 鞋 <sub>c</sub> e(174) 底 <sup>c</sup> tie(174)	街 <sup>c</sup> ke(271) 蟹 <sup>c</sup> he(271) 溪 <sub>c</sub> khe(271) 洗 <sup>c</sup> se(271) 〔會〕 <sup>c</sup> e(271)	賣 <sup>c</sup> boi 鞋 <sub>c</sub> oi 蹄 <sub>c</sub> toi 細soi <sup>2</sup>
韻母	ei	ie	ie、e(鞋)	e	oi
	海、陸豐	海南 文昌 <sup>⑥4</sup>	澄邁	萬寧	
	<sup>c</sup> bei(38) <sub>c</sub> ei(622) <sub>c</sub> tei(603) sei <sup>2</sup> (342)	賣 <sub>c</sub> boi(37) 解 <sup>c</sup> koi(428) 雞 <sub>c</sub> koi(376) 齊 <sub>c</sub> toi(250)	買 <sup>c</sup> vuai(143) 蟹 <sup>c</sup> huai <sup>2</sup> (143) 底 <sup>c</sup> duai(143) 溪 <sub>c</sub> xuai(143)	賣 <sub>c</sub> boe(6) 鞋 <sub>c</sub> oe(10) 雞 <sub>c</sub> koe(4) 洗 <sup>c</sup> toe(4)	
	ei	oi	uai	oe	
	雷州 <sup>⑥5</sup> (海康)	平南	平陽 一	二	
	買 <sup>c</sup> mɔi(270) 蟹 <sup>c</sup> hɔi(270) 批 <sub>c</sub> phɔi(270) 雞 <sub>c</sub> kɔi(270) 倪 <sub>c</sub> ŋɔi(270)	賣 <sup>c</sup> mbiai <sup>2</sup> (7) 蟹 <sup>c</sup> hiai(4) 藝 <sup>c</sup> ŋgiai <sup>2</sup> (9) 雞 <sup>c</sup> kiai(4) 洗 <sup>c</sup> siai(4) <sup>⑥6</sup>	裨 <sup>c</sup> phue <sup>2</sup> (219) 矮 <sup>c</sup> ue(219) 批 <sub>c</sub> phue(217) 芋 <sup>c</sup> tue(217) 梳 <sub>c</sub> sue(217)	改 <sup>c</sup> kɔi(156) 鞋 <sub>c</sub> ɔi(156) 溪 <sub>c</sub> khɔi(156)	韻母 <sup>⑥7</sup> uɔi(155)
	ɔi	iai	ue	uɔi、ɔi <sup>⑥7</sup>	

† 漳平、潮汕、海南文昌、雷州(海康)、平南語料來源同表一。其餘是：龍岩——龍岩市，大田——大田縣，海南澄邁——澄邁方言，萬寧——萬寧方言，平陽——平陽研究，二——宜興閩語。

⑥4 海口(海口方言：12-13)、樂會(樂會方言：36)、板橋(馮成豹 1989：50)方言也讀 oi，與文昌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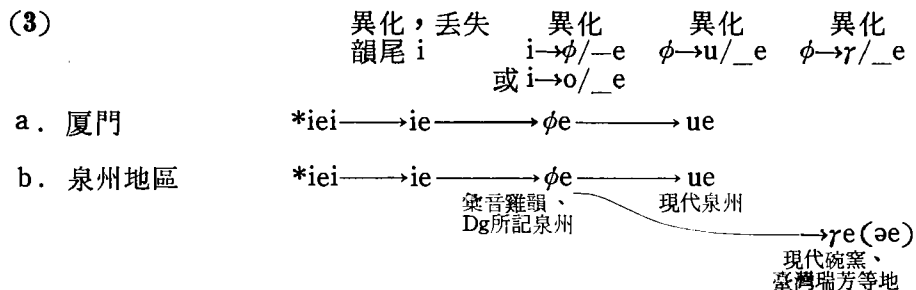
⑥5 遂溪也是 ɔi 韻母，如「賣」<sub>c</sub>mɔi(Suixi：148)、「第」tɔi<sup>2</sup>(159)、「犁」<sub>c</sub>loi(159)、「穡」(原作「多」)<sub>c</sub>tsɔi(172)。另外「買」、「鞋」二字，徐聞徐城、湛江東海、廉江橫山、電白電城話都讀 ɔi；「解」字電白電城同，其他三地為文讀韻母 ai(雷州半島：214)。這裏就以海康話作代表。

⑥6 凡未列聲調的字，均見於聲韻配合表，原即未標聲調。

⑥7 此文以「改」等三字為韻母 uɔi 的例字，所以不標聲母、聲調。文中也對 uɔi、ɔi 韻母兩見的情形有過說明「uɔi 韻的少數字有人讀成 ɔi 韻。」(宜興閩語：156)

4.2.2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廈漳泉「本土」以及溫州平陽(平陽一)，其他地區比較難得看到遇攝的字。目前在漳平永福找到「初」 $\text{ɛtshui}$  (漳平研究：46)、「黍」(45, 185)，龍岩找到「梳」 $\text{ɛsui}$  (一致性：9)、「苧」 $\text{ɛtui}$  (一致性：26)、「黍」 $\text{ɛse}$  (概況附錄：109)。另外雷州海康「初」 $\text{ɛtshɔi}$ 、「梳」 $\text{ɛsɔi}$  (海康記略：270)，遂溪「梳」 $\text{ɛsɔi}$  (Suixi：172)。其他時候遇攝字多讀此攝常見的韻母，如潮汕「初」「疏」「所」韻母  $\text{o}$ 、「貯」「苧」「蔬」韻母  $\text{iu}$ 、「黍」韻母  $\text{u}$ ，海南情形類似。這表示廈漳泉讀  $\text{ue/e/öe}$  韻母的遇攝字可能另有來源。果然，在閩東方言這批遇攝字讀  $\text{œ}$  (福州音系：298) 或  $\phi$  (福清研究：81) 韻母，如「錯」(原作「搯」)「苧」「鑪」「初」「梳」「疏」「黍」「所」等字 (福清研究：同上)。

4.2.3 這個韻母的止蟹攝部分因為是開口字，廈泉地區所讀的合口或圓唇韻母  $\text{ue}$ 、 $\text{öe}$ ，可能就是後來的演變。廈泉以外，漳浦  $\text{iei}$ 、平南  $\text{iai}$ ，有  $\text{i}$  介音及韻尾。海南澄邁  $\text{uai}$ 、平陽 (平陽二)  $\text{uəi}$ ， $\text{u}$  介音也應該是  $\text{i}$  介音演變的結果 (下文(8)  $\text{h}$ 、 $\text{j}$ )，兩地也有  $\text{i}$  韻尾。十六世紀初的漳州 *Doctrina* 記載是  $\text{ei}$ 、現代漳州地區的雲霄、詔安還是  $\text{ei}$ 、漳平永福  $\text{ei}$ 、潮汕  $\text{oi}$  或  $\text{ei}$ 、海南文昌  $\text{oi}$ 、雷州  $\text{ɔi}$  (此地別無  $\text{oi}$ ， $\text{ɔi}$  可歸為  $\text{oi}$ )，都有  $\text{i}$  韻尾。綜合以上所述，這個韻母在古閩南語擬測成  $\text{*iei}$ 。它在各地的演變可能是：



- c. 海南萬寧 \*iei → ie → oe
- d. 漳平菁城、龍岩<sup>Ⓢ</sup> \*iei → ie
- e. 漳州地區 \*iei → ei → e  
異化，丟 複元音 異化  
失介音 i 簡化 e → o/\_i  
*Doctrina* 所記 現代漳州  
 漳州、現代雲  
 霄、詔安
- 大田 \*iei → ei → e
- f. 潮汕地區 \*iei → ei → oi  
海、陸豐 潮州等地
- 海南文昌、雷州 \*iei → ei → oi
- g. 漳平永福 \*iei → ei
- h. 海南澄邁 \*iei → iai → uai  
主要元 主要元 異化，合 複元音  
音低化 音央化 口呼化 簡化
- i. 平南 \*iei → iai
- j. 平陽 \*iei → iai → uai<sup>Ⓢ</sup> → ue  
平陽二 平陽一
- k. 漳浦 \*iei  
iei  
Md 所記十五音  
稽韻、現代漳浦

其次要擬測這個韻母的遇攝部分。4.2.2 節說有幾個遇攝字在漳平永福、龍岩讀 ui 韻母，雷州讀 oi (可歸為 oi) 韻母。類似的情形還有尤溪城關、中仙，至於西洋、新橋是 y 韻母 (資料引自尤溪縣)：

	城關	西洋	中仙	新橋
孛(322)	tui <sup>2</sup>	ty <sup>2</sup>	toi <sup>2</sup>	ty <sup>2</sup>
貯(323)	<sup>c</sup> tui	<sup>c</sup> ty	<sup>c</sup> toi	<sup>c</sup> ty
韻母	ui	y	oi	y

Ⓢ 龍岩僅見「鞋」字是 e 韻母，原因是什麼？現在不清楚。

Ⓢ 據註⑦引宜興閩語一文，uai 有些字有 uai > ai 的演變。

這些遇攝字在閩東方言相當於《戚林八音》初韻，陳澤平（1984：98）擬測古韻母作 \* $\phi$ 。由於遇攝字在古代沒有 i 韻尾，閩南的 ui、oi 可能是後來的演變。目前先沿用閩東的 \* $\phi$ ，假設它在閩南的演變情形是：

- (4)
- |                |            |                               |                                    |                                     |                 |
|----------------|------------|-------------------------------|------------------------------------|-------------------------------------|-----------------|
|                | 單元音<br>複合化 | 異化<br>$\phi \rightarrow u/_e$ | 異化<br>$\phi \rightarrow \gamma/_e$ | 主要元音<br>展唇化<br>$o \rightarrow e/_i$ | 複元音<br>簡化       |
| a. 廈門          | * $\phi$   | → $\phi e$                    | → ue                               |                                     |                 |
| b. 泉州地區        | * $\phi$   | → $\phi e$                    | → ue                               |                                     |                 |
|                |            | 葉音雞韻、<br>Dg所記泉州               | 現代泉州                               |                                     |                 |
|                |            |                               |                                    | → re(æe)                            | 現代碗窯、<br>臺灣瑞芳等地 |
| c. 漳州地區        | * $\phi$   | → oi                          | → ei                               | → e                                 |                 |
| d. 漳平永福、<br>龍岩 | * $\phi$   | → ui                          |                                    |                                     |                 |
| e. 雷州          | * $\phi$   | → oi                          |                                    |                                     |                 |
| f. 平陽          | * $\phi$   | → ue <sup>㉗</sup>             | 平陽一                                |                                     |                 |

至於漳平永福、龍岩「黍」字分別讀 <sup>55</sup>sei、<sup>55</sup>se，可能由漳州借來。兩地「黍」均用於「玉米」的語詞中：「番黍」、「珍珠黍」。眾所皆知，玉米是由外地傳入中國內地的。玉米在漳州是「麥 be<sup>2</sup>」穗 sui<sup>2</sup>」（林寶卿 1992：151），並不用「黍」字。「黍」字見於 Dg 記錄的「番 <sub>2</sub>huan 黍 <sup>55</sup>se」，指高粱。由於漳平永福無「黍」字的用法，因此向早期的漳州借來 <sup>55</sup>sei 一讀，並自造「番黍」一詞，作為玉米的稱呼。龍岩的情形或許與永福類似，不過它借了現代的 <sup>55</sup>se，以自造「珍珠黍」一詞。

#### 4.2.4 有幾點補充說明。

泉州 彙音雞韻各家的擬測如下：

㉗ 宜與閩語的資料很簡略，沒有記載 ue/e/øe 韻母遇攝字的音讀。這裏只能暫擬平陽（平陽一）。

王育德 (1970 : 7)	李如龍、陳章太 (1982 : 357)
əi	ɾe
王爾康 (1983 : 291)	樋口靖 (1983 : 13)
ɾe	əi
黃典誠 (1983 : 2)	陳永寶 (1987 : 28)
ue	ue
姚榮松 (1988 : 268)	洪惟仁 (1993b : 54)
ɾi	əe

本文擬爲  $\phi e$ ，仍然是根據 Dg 的記載  $\ddot{o}e$ ①。不僅如此，從上文 (8)a、b、c 可以看得很清楚：因爲異化，廈門、泉州、海南萬寧的介音 i 均朝圓唇的方向演變。前兩地並且進一步合口呼化，成爲合口介音。由 ie、 $\phi e$  以至 ue，是很合宜的。至於碗窯、瑞芳等地的  $\gamma e$  ( $\ddot{a}e$ )，則是和 (1)b 有著平行的演變。

(1)b ..... $\ddot{o}e \rightarrow \phi \rightarrow \gamma(\ddot{a})$

(8)b .....ie  $\rightarrow \phi e \rightarrow \gamma e(\ddot{a}e)$

**漳州** 上文的 e/e/ö 韻母相當於十五音稽、伽韻，此處 ue/e/öe 韻母相當於稽韻。但「賣」「矮」二字還見於伽韻，根據 Md 的記載，「買」字也見於伽韻。（由「買」字韻母 ay、ey 推測得知，詳下文。）十五音、Md 登載的是上世紀的漳浦音 (Dg : viii)，現代的漳浦在 ue/e/öe 韻母中似乎仍有兩讀的情形。如周長楫調查「買」「雞」的韻母 iei，嚴棉 (Sung 1986 : 80) 調查「底」「替」「雞」「溪」韻母 ie、「買」「賣」「鞋」「解」「改」「矮」韻母 e②。另一方面，*Doctrina* 中凡屬於 e/e/ö 韻母的字或讀 ei、或讀 e，屬於 ue/e/öe 韻母的字甚至也能一字

① 盧慧章也作  $\ddot{o}e$  (李如龍 1981 : 113)。

② 周、嚴二位各自記錄的 iei、ie 韻母，目前本文且沿用 iei。這是因爲 iei 與十五音稽韻 iei 相合。

兩讀。

以上這些現象可以解釋作：一，e/e/ö 韻母部分。漳州在十六世紀初，已進行了 ei>e 的演變，並有 ei~e 兩讀。十九世紀初，ei>e、ei~e 在漳浦似乎已擴散到幾乎全部的字。（把漳州、漳浦連起來看，ei>e、ei~e 可能都發生了。）因此凡見於十五音稽韻的字，除了「戴」字，也同時見於伽韻<sup>73</sup>。現代則演變完成，兩地僅有韻母 e。二，ue/e/öe 韻母部分。至少從十六世紀初開始，漳州有 ei、e 兩讀，現代只有 e 一讀。漳浦情形較為複雜。十五音稽韻收錄的字當中，少數幾個字又出現在伽韻，到現代還可以兩讀（如「買」）。可見演變仍然在進行——或者已經停止了。

現在要討論十五音稽韻、伽韻的音值。Md 將伽韻記作 ay，轉寫成音標是 e，大概沒有問題。稽韻想當然耳就是 ei，其實不見得。此韻中凡歸於 e/e/ö 韻母的字固然讀 ei，歸於 ue/e/öe 的字卻讀 iei。以下先看 Md 對稽韻的說明。

Md 序言 (Md: xxxiv) 中，描寫稽韻的音值是：

“key 稽 is a peculiar sound, sometimes a little drawled out as *ke-ay*, but generally pronounced short as the French *e*, or as the *ey* in *dey*, or *bey*, when these words are applied to the governors of Algiers and Tunis.”

詳味文意，序言並未否認某些時候有 i 介音的存在（即 *ke-ay* 中的 *e*），只是說因為「縮短」，所以常常不容易聽到。無論周長楫或嚴棉，他們的報告裏都有 i 介音。既然現代仍保留，十九世紀就不會付之闕如。何況古韻母的構擬也是 \*iei！

<sup>73</sup> 稽韻「戴」注「姓也。」可能因為姓氏讀音較為固定，故保持 ei 韻母。



至於上個世紀 e/e/ö 韻母在漳浦是 ei、ue/e/öe 韻母是 iei，何以和同爲十五音稽韻？原因或許就在 Md 的序言中：iei 的介音 i 常常聽不出來，於是與 ei 相混不別了。

**潮汕** 潮汕的情形很有意思。清嘉慶年間潮州人鄭昌時著《韓江聞見錄》，卷十有〈鄉音同異可通韻學說〉一節，後附〈備論潮音〉，對兩百年前的潮州話有概括的描述。根據李新魁先生（1993：75）的整理，蟹攝二等佳韻字（如「街」）、四等齊韻字（如「雞」）可能已經讀爲 oi 韻母。現代只有海、陸豐保存 ei 韻母，與其他各地 oi 韻母不同（普潮典：638）。但在增潮十五音中，相當於 ue/e/öe 韻母的街韻（書中又稱鞋韻），卻是 ei 韻母。此書初版刊行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增潮十五音自序：4~5）。筆者所見 1965 年版本封面並有一幅「潮州語系」的地圖，並未將海、陸豐畫入。顯然作者謝益顯沿用了過去的觀念，認爲海、陸豐屬客家話區。我們猜測：直到民國二〇年代，街韻在潮州某些地區可能還讀 ei 韻母，這也是增潮十五音的音讀。當時以迄一九六〇年代並不清楚海、陸豐也有部分人說潮汕方言，所以 ei 韻母不是從那裏傳來的。到了現代，除去海、陸豐，其餘地區均演變成 oi 韻母。

也由於 ei 直到近現代在潮州某些地區還有保存，所以(3)f 的 ei 應晚於 (1)f 當中的 ei>e。就是說 (1)f 的 ei 在變爲 e 以後，(3)f ei 再從 iei 演變而來。

## 五、音韻規律

在上文(1)~(4)假設的演變過程中，可以找出幾項音韻規律：

### 一、元音展唇化

(1)(2)  $\phi \rightarrow e$

(1)(2)  $o \rightarrow e/_i$  這並且是同化作用

## 二、複元音簡化

(1)(2) oi→ $\phi$

(1)(8) ei→e

(2) uei→ue

} 兩者爲平行的演變

## 三、異化作用

(2) 丟失介音 u u→ $\emptyset$ /\_\_o

(8) 丟失介音 i 或韻尾 i

(8) 元音朝圓唇的方向演變，甚至合口呼化 i→ $\phi$ /\_\_e 或 i→o/\_\_e

$\phi$ →u/\_\_e e→o/\_\_i

## 四、單元音複合化

主要見於(4)

較次要的規律有：

## 五、產生介音 i

(1)(2)  $\phi$ →i/\_\_e

## 六、擬測古閩南語白話韻母的條件

### 6.1 收集方言資料

首先得盡量搜羅閩南各次方言的資料。收集資料是歷史語言學裏的常識，本來不必多談。不過有兩方面的資料需要特別留意：一、教會傳教士所編寫的字彙 (vocabulary)、字表 (syllabary)、字、詞典，甚至語法、會話課本。好的字彙、字典等，不僅詳盡保存了現代可能丟失的白話或文言語詞。更重要的是它們以羅馬字記音，只要轉寫成國際音標得當，就能了然於一兩百甚至四百年前的音讀。比起沒有記音的地方韻書，或許方便得多<sup>⑦</sup>。二、向來所作的擬測或比較研究，多半偏重於福建本土，加上廣

<sup>⑦</sup> 可惜的是目前「出土」的教會資料仍然有限，並且散居歐美各地，不容易見到。

東潮汕地區。七〇年代至今，海南、平陽、雷州、平南等地的報告陸續發表，當然必須運用這些地區的資料。有時候這些地區的音韻系統反而更具古意。整個情形彷彿是：閩方言（包括閩南方言）也許因為深處南方，比其他漢語方言能存古。而閩南方言中的「邊疆」次方言，某些時候也比閩、廣本土還能存古。例如本文擬測的 \*uoi、\*iei，均與平南話有密切關連。

方言資料掌握得多，不僅利於構擬，也方便我們推測演變的過程。例如上文(8)中，古 iei 韻母在好些地方都經歷圓唇化的階段。這就可以肯定泉州在十九世紀是  $\phi e$ ，而海、陸豐的 ei 早於潮州等地的 oi。

## 6.2 確定白話韻母的層次、時代或分佈情形

以擬測古閩南語白話韻母而言，第一件準備工作自然就是確定此韻母的層次、時代或分佈情形。層次、時代有的時候比較難以確定，但是只要找來的字（正確說法是「音節」）達到相當程度，就能看出此韻母限於開口字或合口字，是一二三四等均不缺席、一三等合流、二四等合流，或僅見某一等。這些分佈情形對擬測必定有很大的助益，可以說為擬測勾勒出方向，例如 ue/e/öe 韻母限於開口字，就不太可能擬出 \*uei 的音。

當然，「找來的字達到相當程度」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筆者的作法是以 Dg 字典為根據，並檢索彙音、十五音、綜合典、普潮典等韻書、字典。碰到沒有韻書、字典的地區，如漳平、平南，就只能檢索方言報告。方言報告如果調查得夠詳細，其功用會僅次於韻書、字典，有時還可以補它們之不足。也由於廈漳泉潮海南等的豐富資料已經充裕到可以構築起韻母的分佈情形，即使某些方言報告只是「記略」（甚至更短），小小的篇幅仍能成為整個研究的生力軍，例如平南話的記錄。這些工作極煩瑣且辛苦，好處是分佈情形展現得很清楚——至少有七八分把握。

## 6.3 分別文讀、白話韻母

在上述事情完成之後，接下來自然就是古韻母的擬測。本文不打算談這部分的工作，因為歷史語言學已經談了很多。但由於閩方言有文白系統，在擬測過程中，必須留意文讀系統的演變。假設古白話韻母是 \*ui，如果古文讀韻母也有 \*ui，就要注意兩個韻母是一起演變、有先後之別或根本不相牽涉。

另一方面，若以閩南、閩中、閩北等方言的次方言作比較，也得小心彼此對應的關係。否則就可能以閩南的白話韻母對應別處的文讀韻母了。

## 七、結 語

### 7.1 從方言比較看閩南白話韻母

在比較閩南、閩東、閩中（主要是閩東）等方言的時候，經由韻母間的對應，可以看到閩南兩個白話韻母合流為一  $\left. \begin{matrix} *iei \\ *ϕ \end{matrix} \right\} ue/e/öe$ ，或者文言、白話韻母合流  $\left. \begin{matrix} *uoi \\ *uo \end{matrix} \right\} e/ue/ö$ （果攝部分）。本文只是就三個韻母作初步的擬測，卻要先釐清其中兩個韻母與別的韻母的糾葛。這顯示未來如果全面整理韻母、進行擬測，可能有部分韻母將呈現不同的面貌。

### 7.2 四等字有沒有 i 介音？

這個問題很大，絕對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此處只就 ue/e/öe 韻母來談。由於這個韻母的分佈集中在蟹攝二、四等，學者們或以之證明四等字沒有 i 介音。比如張琨先生（1984：432-433）指出：「切韻二等字四等字合流是閩方言白讀中的一個特色。蟹攝中的四等（切韻齊韻）字和二等（切韻皆佳夬韻）字在閩方言白讀中有合流的現象。」在另外一篇文章中（1989a：852）他也提到：「切韻四等韻有兩種讀法，一種讀 \*ei \*et \*en \*ep 等與二等韻 \*ai \*at \*an \*ap 等合流，這種演變屬於白讀系統。」但是 ue/e/öe 在古代可能作 \*iei，也就是有 i 介音。不僅如此，明代晚期由漳州分出的平南話、末年由泉州分出的平陽話（指蘇南的一

支)，均顯示了 i 介音的存在。推測明代可能還保留 i 介音，清代在廈泉潮、海南、雷州等大部分地區丟失了，只有平陽、平南、漳浦、漳平、龍岩和海南澄邁還能看到 i 介音或 i 介音的反映。然則 ue/e/öe 韻母早先應是二等字向四等字靠攏，因此有 i 介音。至於爲什麼不見一、三等字，或許需要通盤考慮所有白話韻母的分佈情形、層次、時代，才能見出端倪。

八三·八·廿二病後完稿

## 後 記

本文投寄《臺大中文學報》，蒙審查人梅師廣先生、楊師秀芳先生指出疏漏，受益殊深。梅師並於百忙中抽空，對三個韻母的演變過程多所謬正。謹在此向兩位老師敬致感謝之忱。

八三·十一·十八

## 參 考 書 目

### 一、方言資料

† 凡書名有簡稱，均於簡稱欄內註明。

簡 稱

- |      |  |
|------|--|
| 概況   | 福建省漢語方言調查指導組、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編寫組，1962-3。<br>《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上）、（下），廈門。  |
| 概況附錄 | ——，1962-3。《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下）第三部分〈附錄一：普通話與福建漢語方言字音對照表〉、〈附錄二：普通話與福建漢語方言詞匯對照表〉。<br>中嶋幹起，1979。《福建漢語方言基礎語彙集》，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 |
| 一致性  | 陳章太、李如龍，1991a。〈論閩方言的一致性〉，收入《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57。  |
| 差異   | ——，1991b。〈論閩方言內部的主要差異〉，收入《閩語研究》（同上）：58-138。<br>周長楫，1986。〈福建境內閩南方言的分類〉，《語言研究》11:69-84。                                  |

- Dg Douglas, Carstair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Trübner & Co. [臺北：南天書局影印]
- 綜合典 吳守禮，1987。《綜合閩南臺灣語基本字典初稿》，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董同龢，1960。〈四個閩南方言〉，《史語所集刊》30：729-1042。
- 周長楫，1991。《閩南話與普通話》，北京：語文出版社。
- 吳守禮，1962。〈《八音定訣》與《手抄十五音》〉，《文史薈刊》2：1-21。
- 李如龍，1981。〈《八音定訣》的初步研究〉，《福建師大學報》1981。4：110-121。
- 普閩典 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漢語方言研究室，1982。《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香港：三聯書店、福建人民出版社。
- 十五音 謝秀嵐，1818。《彙集雅俗通十五音》，廈門：會文堂石印本。〔高雄：慶芳書局影印〕
- 增十五音 壺麓主人(?)，1820。《增補彙音》，上海：大一統書局石印本(民國十七年，1928年)。〔臺北：武陵出版公司影印，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二冊〕
- 案：此書筆者另見臺中瑞成書局影印本，封面題《增補彙音》，但每頁邊上皆題《增補十五音》。此書確為漳州音韻書，尋名求實，稱為《增補十五音》較妥。
- Md Medhurst, Walter Henry, 1837. *Dictionary of the Hok-kè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臺北：武陵出版公司影印，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三冊]
- 林寶卿，1992。〈漳州方言詞匯〉(一)(二)，《方言》1992.2:151-160, 1992.3:230-240, 1992.4:310-312。
- Sung, Margaret M. Y., 1986. "Phonology of the Zhangpu Dialect", JCL 14.1:71-88.
- 彙音 黃謙，1800。《增補彙音妙悟》，蕪園版(道光辛卯年，1831年)。〔臺北：武陵出版公司影印，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一冊〕
- 泉州志 林連通，1993。《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李如龍、陳章太，1982。〈碗窯閩南方言島二百年間的變化〉，《中國語文》1982.5：345-364。
- 陳章太、李如龍，1991c。〈順昌縣埔上閩南方言島〉，收入《閩語研

- 究》(北京:語文出版社):421-458。
- 漳平研究 張振興,1983。《臺灣閩南方言記略》,福建教育出版社。
- 龍岩市 張振興,1992。《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張振興,1984。〈福建省龍岩市境內閩南話與客家話的分界〉,《方言》1984.3:165-178。
- 大田縣 陳章太、李如龍,1991d。〈大田縣內的方言〉,收入《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266-303。
- 蔣儒林,1931。《潮語十五音,一名潮語同音字彙》,上海:大江東書局。
- 增潮十五音 謝益顯,1965。《增三潮聲十五音》,香港:作者自刊。
- 李新魁,1993。〈二百年前的潮州音〉,《汕頭大學學報》9.1:73-77。
- 普潮典 ——,1979。《普通話潮汕方言常用字典》,廣東人民出版社。
- 張屏生,1993。〈潮陽話和潮州內部各次方言的語音比較〉,收入《第一屆臺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師範大學):C23~1-40。
- 李新魁,1988。〈潮語概況〉,為《香港方言與普通話》(香港:中華書局)第三章二節:71-89。
- Steele, John, 1924. *The Swatow Syllabary, with Mandarin Pronunciations*,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張盛裕,1979。〈潮陽方言的文白異讀〉,《方言》1979.4:241-267。
- ,1981。〈潮陽方言的語音系統〉,《方言》1981.1:27-39。
- 楊必勝、陳建民,1981。〈海豐話語句中的聲調問題〉,《語言學論叢》7:123-168。
- 潘家鏗,1991。〈海豐福佬話文白異讀研究〉,《山西師大學報》1991.3:81-87。
- ,1994。〈海豐話與粵東閩語的比較研究〉,收入《潮學研究》1(汕頭大學出版社):178-190。
- 詹伯慧,1993。〈廣東饒平方言記音〉,《方言》1993.2:129-141。
- 雲惟利,1987。《海南方言》,澳門:東亞大學。
- 梁猷剛,1986。〈海南島文昌方言音系〉,《方言》1986.2:123-132。
- ,1988。《海南音字典》,廣東人民出版社。
- 海南典 張賢豹,1976。《海口方言》,臺灣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
- 海口方言 何大安,1981。〈澄邁方言的文白異讀〉,《史語所集刊》52.1:101-152。
- 澄邁方言 詹伯慧,1958。〈萬寧方音概述〉,《武漢大學學報》1958.1:89-107。
- 萬寧方言 楊秀芳,1987。〈試論萬寧方言的形成〉,收入《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

- 論文集》(臺北：?)：1-35。
- 樂會方言 何大安，1990。〈海南島樂會方言的口語音系〉，收入《金祥恆教授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論文集編輯小組)：33-42。
- 馮成豹，1989。〈海南島板橋話的語音特點〉，《方言》1989.1：47-53。
- 雷州半島 張振興，1986。〈廣東省雷州半島的方言分佈〉，《方言》1986.3：204-218。
- 海康記略 ——，1987。〈廣東海康方言記略〉，《方言》1987.4：264-282。
- Suixi Yue-Hashimoto, Anne O., 1985. *The Suixi Dialect of Leizhou,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平南話 李玉，1989。〈平南閩南話的音韻特徵及其聲母的古音痕迹〉，第二十二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夏威夷大學，1989年10月)：1-12。
- 平陽研究 陸嘉美，1983。《溫州平陽閩南語研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
- 宜興閩語 華湘蘇，1983。〈蘇南(宜興)閩語〉，《語文現代化》1983.2：154-158。
- 尤溪縣 陳章太、李如龍，1991e。〈尤溪縣內的方言〉，收入《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304-340。
- Norman, Jerry, 1977-78.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Dialects of Mintung", *Monumenta Serica* 33:326-348.
- 陶燠民，1928。〈閩音研究〉，《史語所集刊》1：445-470。
- 福州音系 藍亞秀，1953。〈福州音系〉，《文史哲學報》5：241-331。
- 福州研究 王天昌，1969。《福州語音研究》，臺北：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 林寒生，1985。〈福州話文白異讀探討〉，《廈門大學學報》1985.1：134-143, 133。
- 福清研究 馮愛珍，1993。《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陳章太、李如龍，1991f。〈閩中方言〉，收入《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91-218。
- 周長楫、林寶卿，1992。《永安方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林寶卿，1992。〈永安話的文白異讀〉，收入《第二屆閩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70-75。
- 陳章太、李如龍，1991g。〈閩北方言〉，收入《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39-190。
- 黃典誠，1957。〈建甌方言初探〉，《廈門大學學報》1957.1：255-299。
- Norman, Jerry, 1976. "Phonology of the Kienow Dialect",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12:172-190.



## 二、研究著作及論文

- 王育德，1970。〈泉州方言の音韻體系〉，《明治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紀要》8&9：1-31。
- \_\_\_\_\_，1987。《臺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東京：第一書房。
- 王爾康，1983。〈早期漢字改革運動與閩南方言〉，《中國語文》1983.4：290-297。
- 丘學強，1992。〈閩語分區再探〉，收入《第二屆閩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33-40。
- 李如龍、梁玉璋、陳天泉，1979。〈福州話語音演變概況〉，《中國語文》1979.4：287-293。
- 李新魁，1987。〈廣東閩方言形成的歷史過程〉，《廣東社會科學》1987.3：119-124，1987.4：142-150。
- \_\_\_\_\_，1992。〈從潮汕方言古老的語言特點看其分化、發展的歷史過程〉，收入《第二屆閩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57-171。
- \_\_\_\_\_、林倫倫，1992。《潮汕方言詞考釋》，廣東人民出版社。
- 周長楫，1982。〈略談地方韻書《彙音妙悟》〉，《辭書研究》1982.6：110-117。
- 林倫倫，1992。〈廣東閩方言的分佈及其語音特徵〉，《汕頭大學學報》1992.2：54-58。
- 姚榮松，1988。〈《彙音妙悟》的音系及其鼻化韻母〉，《國文學報》17：251-281。
- 洪惟仁，1993a。〈閩南語辭書簡介〉，收入《泉州方言韻書三種》（《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一冊，臺北：武陵出版公司）：1-18。
- \_\_\_\_\_，1993b。〈《彙音妙悟》的版本及音讀〉，收入《泉州方言韻書三種》（同上）：7-91。
- 徐芳敏，1991。《閩南廈漳泉次方言白話層韻母系統與上古音韻部關係之研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論文。
- 袁家驊等，1960。《漢語方言概要》（第一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梁欽剛，1984a。〈廣東省海南島漢語方言的分類〉，《方言》1984.4：264-267。
- \_\_\_\_\_，1984b。〈海南島瓊文話與閩語的關係〉，《方言》1984.4：268-271。
- \_\_\_\_\_，1986。〈廣西欽州地區的語言分佈〉，《方言》1986.3：219-221。
- 張光宇，1990。〈閩方言音韻層次的時代與地域〉，收入《切韻與方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75-200。
- 張振興，1985。〈閩語的分區（稿）〉，《方言》1985.3：171-180。
- \_\_\_\_\_，1989。〈閩語的分布和人口〉，《方言》1989.1：54-59。
- 張琨，1984。〈論比較閩方言〉，《史語所集刊》55.3：415-458。
- \_\_\_\_\_，1989a。〈再論比較閩方言〉，《史語所集刊》60.4：829-875。

- \_\_\_\_\_, 1989b. 〈讀戚林八音〉, 《史語所集刊》60.4: 877-887.
- \_\_\_\_\_, 1993. 〈閩方言中蟹攝韻的讀音〉, 《史語所集刊》64.4: 877-890.
- 許雲樵, 1961. 《十五音研究》, 新加坡: 世界書局.
- 郭錦桴, 1985. 〈人口遷移與閩南方言及其方言島的形成〉, 收入《語文論集》(→)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97-110.
- 陳小楓, 1992. 〈中山閩方言探源〉, 收入《語言文字論集》(廣東人民出版社): 180-202.
- 陳永寶, 1987. 《閩南語與客家話之會通研究》, 臺中: 瑞成書局.
- 陳澤平, 1984. 〈福州話的韻母結構及其演變模式〉, 《語言學論叢》13: 77-98.
- 馮成豹, 1992. 〈綜論海南話若干特點〉, 收入《第二屆閩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 暨南大學出版社): 262-268.
- 黃典誠, 1983. 〈《滙音》與南曲——為中國南音研究會成立大會而作〉, ?.
- 楊煥典、梁振仕、李譜英、劉村漢, 1985. 〈廣西的漢語方言(稿)〉, 《方言》, 1985.3: 181-190.
- 楊鼎夫、夏應存, 1992. 〈閩方言分區的計量研究〉, 收入《第二屆閩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 暨南大學出版社): 41-48.
- 詹伯慧, 1993a. 〈珠江三角洲方音說略〉, 收入《語言與方言論集》(廣東人民出版社): 219-242.
- \_\_\_\_\_, 1993b. 〈廣東境內三大方言的相互影響〉, 收入《語言與方言論集》(同上): 285-294.
- 熊正輝, 1987. 〈廣東方言的分區〉, 《方言》1987.3: 161-165.
- 趙日和, 1980. 〈閩音斟疑——與李如龍等同志商榷〉, 《中國語文》1980.3: 161-164.
- 樋口靖, 1983. 〈臺灣閩南語鹿港方言の語音特色〉, 《中國語學》230: 8-18.
- 潘茂鼎、李如龍、梁玉璋、張盛裕、陳章太, 1963. 〈福建漢語方言分區略說〉, 《中國語文》1963.6: 475-495.
- Bodman, Nicholas C., 1982a, "Some Recent Sound Shifts in Chaozhou and other Southern Min Dialects", BIHP 53.4:615-625.
- \_\_\_\_\_, 1982b. "The Namlong Dialect, a Northeastern Min Outlier in Zhongshan Xian and the Influence of Cantonese on its Lexicon and Phonology",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S 14.1 & 2:1-20.
- Loon, Piet van der, 1966-7. "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 *Asia Major* NS 12:1-43, 13:95-186.
-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in *Proceedings of the*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aleography)* (Taipei: Academia Sinica): 35-73.

Wang, William S-Y., 1991a.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in *Explorations in Language* (Taipei: Pyramid Press): 3-19.

\_\_\_\_\_, 1991b. "Sound Change: Actuation and Impementation", in *Explorations in Languagle*: 20-47.

